

他道：「我這人，一見了人，就心慌，我這人，一見了人，就心慌。」說着，便哭起來。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林黛玉道：「我這人，見了人，就心慌，我不知是怎麼樣？」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

开 漏 1

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林黛玉道：「我這人，見了人，就心慌，我不知是怎麼樣？」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

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林黛玉道：「我這人，見了人，就心慌，我不知是怎麼樣？」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

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林黛玉道：「我這人，見了人，就心慌，我不知是怎麼樣？」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

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林黛玉道：「我這人，見了人，就心慌，我不知是怎麼樣？」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

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林黛玉道：「我這人，見了人，就心慌，我不知是怎麼樣？」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

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林黛玉道：「我這人，見了人，就心慌，我不知是怎麼樣？」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

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林黛玉道：「我這人，見了人，就心慌，我不知是怎麼樣？」王夫人道：「你這人，到底怎麼樣？」

他常常愤怒地期望全部事情做完后破产，期望某个超凡的仲裁者会吹一声口哨，然后宣布他破产。但是他开始了解到，财务危机与死亡一样，不是即刻发生的，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缓慢的、残酷的折磨过程。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连专家也不能说，现在发生了财务危机，或者尽管财务危机已经近在咫尺，但是还没有发生。

——约翰·加德纳，《米克尔森的鬼魂》
(John Gardner, *Mickelsson's Ghosts*)

穷人几乎没有，乞丐一无所有，富人拥有太多，没人会说够了。

——本杰明·富兰克林，《穷理查年鉴》
(Benjamin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k 1733-1758*)

我于1976年找到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在孤独症儿童学校工作，年薪6 000美元。当时，这是合理的最低标准工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足够的钱，可以自己单独租一个公寓单元。大学毕业之后，在研究生院盲目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来到了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市，生活过得很好。这时我25岁左右，还未结婚。由于父母很慷慨大方，州立大学的学费很低，在大学期间我做了很多兼职工作，在读研究生期间我获得了助研资助，因此我没有借学生贷款。我参加工作时没有财务责任和债务负担。

很多年，我一直理智地过着有钱就花的日子。我开一辆父母给我的福特野马(Ford Mustang)汽车，我的账单只有房租和水电费。我的生活不奢侈。我公寓房间内的家具是从庭院旧货市场上买的，木板书柜堆放在砖头上。我仍然记得我买的几件新东西：两把轻便扶手折椅；一个橡木咖啡桌，我几年前才把这个桌子丢弃；一个廉价、非常不舒服的沙发椅。那个时候，年收入6 000美元低于一个5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水平。但是对一个独自生活的单身汉而言，这个收入是富富有余的。每星期我可以去看电影，还可以下几次饭馆。

作为一个青年人，我从来没有存钱的习惯。我一直在工作：送报纸；在当地的“冰雪皇后”当冰淇淋促销员；夏天在工厂里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不是霍雷肖·阿尔杰^①小说中的人物，但是我也不是碌碌无为的青年人。我不断地挣到钱，但是很快就花掉了。当我在1970年代中期来到普罗维登斯市的时候，我的生活方式仍然是这样的。我很年轻，没有将来的概念，也不知道将来的需要是什么。我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一切都很好。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获得了第一张信用卡。它可能是当地Apex商店的一个签账号。很多人的借贷生涯都是从使用商店的信用卡开始的，我也如此。Apex商

^① 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1834—1899)，美国儿童小说作家。作品有130部左右，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译者注

店在罗得岛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当时在这里可以买到价格便宜的服装、家庭用具和家具。我经常到那里买东西,但是我的信用报告没有提供当时我使用 Apex 签账卡的记录。因为 10 年以上不使用的账户的信息不会出现在信用报告上,尽管我的信用报告中有数条旧账户的记录,但是没有 Apex 签账卡的记录。

我的信用报告显示,我于 1979 年 4 月从衣阿华州得梅因的诺威信用卡公司获得了第一张信用卡。那是我生活发生变化的一段时间,是我结婚前 5 个月。大约在这个时候,我未来的妻子和我搬入了一套更贵的公寓。我妻子是我工作的孤独症儿童学校的教师,但是不久就辞掉了工作去读研究生,后来我也回到了研究生院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因此,我们的总收入下降了。我一直在工作,至少是做兼职工作,但是我们的生活也很节俭,我记得我们没有遇到过什么经济压力。我们很少外出吃饭,我们在居住地的驾车距离内,以露营的方式度假,但是我记得我们没有贫穷感。在很多方面,读研究生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

1980 年代,我借了 2 000 或者 3 000 美元的学生贷款,交研究生学费。尽管我回到了非常低的收入水平,但是我似乎没有借很多钱。这时,我和妻子住在普罗维登斯市的一套很舒服、很便宜的公寓里,我们都忙于工作和学习。回顾这段时间,生活似乎非常简单。1986 年秋天,我开始在新伦敦的康涅狄格学院教书,因此我们马上贷款买了一辆新的道奇小马汽车(Dodge Colt)。我妻子硕士毕业后开始了她的第一个社会工作。我们都需要可靠的交通工具,因此除了我岳父送给我们的本田思域汽车(Honda Civic)之外,我们又买了这辆新的道奇小马汽车。

我们的第一笔汽车贷款并不代表我们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时,我妻子的工资很高。与我读研究生阶段维持生计的兼职工作相比,我在学院的职位使我的收入也明显增加了。但是不久,其他一些事件动摇了我们的财务世界。首先,我们买了一幢房子。为了帮助偿还抵押贷款,我们选择在普罗维登斯市的一个中产阶层社区购买了一幢可以住两家的房子,但是即使有房租收入,由于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屋,这事实上也抵消了我增加的工资。过去,作为房客,我们从来没有维修住宅的负担,而现在我们有了房客。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房客的房间中有什么东西损坏,我们都有责任立即维修,而在我们居住的这一半房子中,那些非必要的维修,则根据我们的现实需要,可以维修,也可以不维修。同时,我还不是终身制的教授,还在学习如何教书,还要尽力发表更多的研究论文,因为这样才能通过我的终身制教授资格审查。在我们喜爱的城市中拥有自己的房子是件好事,但是生活突然变得更复杂了。

接着我们有了孩子。

我们的儿子于 1989 年 9 月出生,因此我妻子和我突然需要更多的空间。我们居住的这一半房子对我们两个人而言是非常舒服的,但是只有两个卧室,而其中的一个现在要做婴儿的房间。白天我不必到学校去的时候,由我来照看儿子,但是我也需要在家里有个工作的地方。解决的办法是向上延伸。我们住在二楼,上面是一个阁楼,在椽子的顶端附近你可以直起身来。1989 年夏天,我们雇了一个承包商为阁楼安装了天窗和壁柱,这样这个阁楼就可以兼做家庭办公室和游戏

室。在儿子换尿布和到公园之间的间隙里,我可以伏在斜天花板下面的桌子上工作,而我儿子则在睡觉或者玩耍。

孩子的出世和修建这个阁楼标志着我们入不敷出生活的开始。改装阁楼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我自己做的,但是我们需要木料、墙板、绝缘材料、油漆、地毯、电线和屋内的一些固定装置。此外,我们开始雇保姆了,白天我妻子和我都不在家的时候需要保姆。我每天上班要开一个小时的汽车,这使汽车磨损很快。1990年,我们被迫买了第二辆道奇小马汽车,因为那辆本田汽车在95号州际公路上散架了。现在我们有两笔汽车贷款、学生贷款、房屋抵押贷款,还有很多其他花费。我们的工资总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是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穷。

也是在这段我们初为父母的时期,我开始获得了更多的信用卡。在1985年至1992年期间,我的钱包里增加了杰西潘尼卡(JCPenney)、西尔斯卡(Sears)、梅西百货公司卡(Macy's)、飞琳地下商场卡(Filene's)和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尽管这些账户里从来也没有充足的余额,但是我发现用这些塑料卡片付款很简单。我第一次在多个账户中只支付最低还款,而没有任何还清所有欠款的真正计划。我一直按期偿还房屋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但是常常只能偿还循环商店账户或者维萨信用卡账户中的最低还款。

接着,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1992年10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现在房子的确太小了。前一年我已经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资格,尽管我成功地通过资格审查的结果只是稍微增加了一点工资,但是我获得了工作保障。我们非常喜欢普罗维登斯,但是随着孩子们的出世,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是搬家的时候了。我的儿子马上就到上学年龄了,而开车到康涅狄格的新伦敦上班也开始折磨我。因此,我们把房子拿到房屋市场上出售,开始在离学院比较近的郊区寻找新的住房。

我们选择的时间很不好。我的房子是在市场高潮的时候买的,而现在我们需要卖房子的时候却是市场低潮。大约6个月以后,我们以不太高的损失卖掉了房子。我们在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交界处找到了一幢独户房子,离我的办公室只有20分钟的距离,但是我们不得不借第二次抵押贷款,以弥补首付的不足。虽然每个人都有一间卧室,我甚至还有一个办公空间,但是房子仍然很拥挤。背负着两个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并失去了房租收入,我们很快进入了一个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几乎不出外吃饭,其部分原因是外出吃饭还需要为保姆付账。与很多有年幼孩子的夫妻一样,我们租录像片在家里观看。我上班带饭,尽可能节俭,但是由于巨大的抵押贷款压力和我们白天不在家时保姆的工资,我们难以支付所有的账单。

在1990年代中期和末期,我有两张银行信用卡。1995年3月,我将3000美元的应还款从诺威银行卡转到了新开户的人民银行卡中,但是到1997年7月,我已经使未还清的欠款减少到了2099美元,而且用我出版的第一本书的首期稿酬可以全部还清这笔钱。但是我还有一张第一美国银行的信用卡,其应还款额已经接近5000美元的额度,而我西尔斯卡上的应还款也有829美元。我和妻子的工

资都不错,但是我们有两份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和家庭支出,我发现,我经常想尽办法去逃脱那些账单,不必每个月都付账。公共事业费的账单通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要连续几个月不交费,供电或者电话才会被切断,因此我认为拖欠这些费用对我信用记录的危害最小。尽管如此,我们的电话还是被切断了一次,而在段时间内,我的信用记录显示,我的人民银行和西尔斯账户中也有一些滞后付款的记录。

我是一个学院的教授,我妻子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们住在一个蓝领家庭和白领家庭混合居住的社区中的一幢朴素的房子中。我很少买衣服,我们的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纯正的中产阶层,甚至是中上阶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在没落。是的,我们有一幢房子和年幼的孩子,但是在我们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生活似乎比我们预想的要苦得多。我们所做的每个决策都带有缺钱的色彩,我们忧虑和担心钱从哪里来。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舒服。

然后是离婚。

1999 年 1 月,我和妻子开始了解体我们 20 年婚姻的过程。不久,我从家里搬出,并开始支付子女的抚养费,但是还有数千美元的律师费和其他清算花费。因为我同意她可以在房子中住到我们 7 岁的女儿上中学,所以我不得不重新住在公寓里,这里只有我新生活所必需的少数家具。我进入了这样一段时间:我大约有 7 000 美元的无抵押信用卡债务。我开一辆 20 年的丰田花冠(Toyota Corolla)汽车,这是我买的旧车。我以前所欠的学生贷款和汽车贷款都付清了,但是现在我又被迫借了 4 000 美元的债,以支付这些令人沮丧的离婚费用。我的信用卡欠款额开始增加了。

4 年以后的 2003 年夏天,我的世界又恢复了一些稳定。离婚所借的债都还清了,我所有的账单也都能够按时支付。我的孩子们已经适应了在他们母亲的家与我的公寓之间来回走动。就生活必需而言,我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我和孩子们仅仅能够得到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我仍然有一个问题:我当时拥有的唯一的一张信用卡是美信银行的万事达信用卡(MBNA MasterCard),里面有 12 000 美元的欠款。扣除孩子的抚养费和税金,就我维持生活的资金而言,这些无抵押债务占我每年纯收入的 30%。回顾过去,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十分浪费,也不十分散漫,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发现我是那些被沉重的债务击倒的美国人之中的一员。一旦这个窟窿变得足够大,我不能想象我将如何填补这个永远也填不满的窟窿。

三 依靠信用卡生活

这个故事中唯一值得人们注意之处是,在历史的这段时期中,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事实上,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过着另一种生活,他们的电话铃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与这些人相比,上面故事中的主人会还是比较幸福的。由于手中的账单比现金多,因此他们一直拖欠账单,甚至无法支付自己全部信用卡账户中的最低还款。银行和商店的收账人每天都来电话催收欠款,为了避免这些令人尴尬的谈话,很多欠债人都使用自动应答机屏蔽这些电话。长时间拖欠账单或

者不付账之后,这些债务通常被出售给私人代收欠款机构,这些代收欠款机构的电话常常是咄咄逼人的或者具有威胁性的。尽管法律禁止私人代收欠款机构的骚扰行为,但是这些法律很难实施。由于美国负债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因此代收欠款机构的数量也在增加,因此,消费者的投诉也在攀升。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收到的消费者对代收欠款机构投诉的数量超过对其他部门的投诉。2005年收到66 627件这样的投诉,是1999年的5倍。很多投诉都针对代收欠款机构,这些机构整天打骚扰电话,错误地解读债务的规模和性质。他们有时候违法给负债者的亲戚、雇主和邻居打电话,并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每天都有这样的账单寄来,这些账单使用特殊的黄色或粉色信封,以表示逾期未付。如果情况进一步失控,还会有来自代收欠款机构和律师的信件。经过几个月或者几年的高压手段之后,破产似乎是停止这些电话和账单攻击的有效方法。

数字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人们储蓄非常少,但是借债却非常高。因此,债务问题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美国,个人储蓄率达到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点,2006年个人储蓄率为负值。现在美国人的花费超过了其收入。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那些信用卡上有应还款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中,信用卡的平均总债务为8 650美元;而根据美联储的信息,2006年美国的信用卡总债务高达9 000亿美元。2003年我刚刚成为单身汉,我的工资高于中等收入者,但是我的债务总额为12 000美元,也高于平均水平。

美国人的债务很多,因此需要更多的薪水偿还这些债务。图1.1显示,近些年,美国家庭的平均债务负担急剧增加,2000年,跨过了100%税后可支配收入的界限,2005年上升到税后可支配收入的120%。也就是说,一个美国家庭的平均债务负担,在1952年,是税后收入的35%,而到2005年,则达到了1952年的3.5倍。美国家庭每年的平均欠债额是其收入的120%。很多债务都用家庭的房屋或者汽车做抵押,但是还有一些债务是没有抵押的商业信贷,例如,西尔斯卡、万事达信用卡、维萨信用卡。人们把最近债务负担攀升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在房地产价格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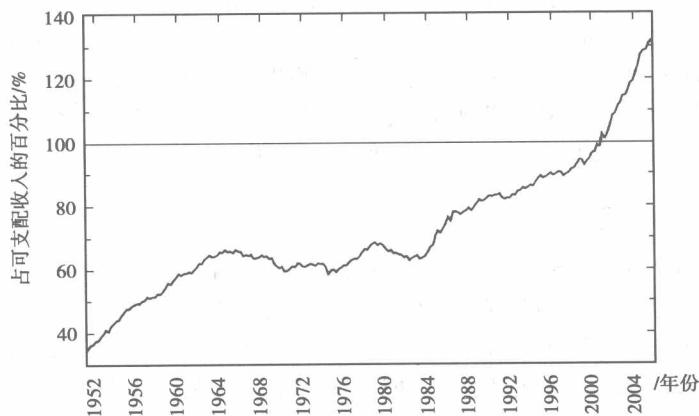


图1.1 家庭总债务占税后收入的百分比

涨时期的房屋净值贷款。很多房屋业主利用高攀的房屋价格和低利率,用他们新获得的住宅净值套现。但是债务是需要维护的,即每月按期付款,这种债务维护开始挤压很多家庭的预算。

图 1.2 是偿债的最新趋势,即需要用于还债的家庭税后收入的百分比。下方的曲线是债务清偿比率,包括偿付的抵押贷款和消费债务占所有美国人税后收入的百分比。上方的曲线被称为财务负担比率,这个数字包括没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及汽车租赁和保险。与图 1.1一样,这个图中的曲线趋势也是向上发展的,但是这两条曲线的平行度非常高。这个模型显示,偿还债务的增加驱动了总体财务负担的增加。用于支付房租和保险的收入所占的比例保持相对不变,而偿还抵押贷款和消费债务的负担也明显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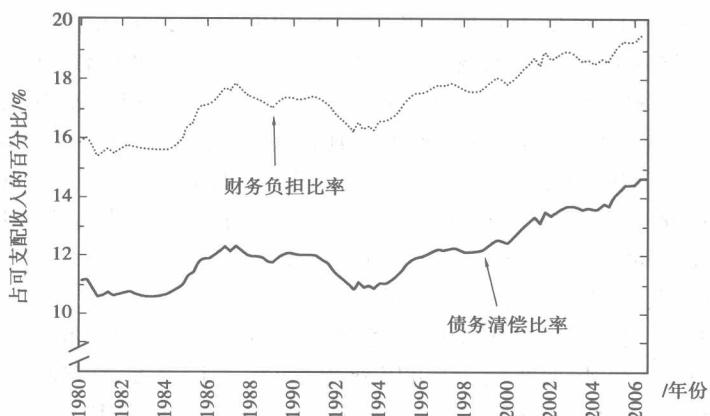


图 1.2 家庭债务清偿和财务负担占可支配(税后)家庭收入的百分比

高债务、不储蓄和紧张的家庭预算加在一起就是灾难的配方。任何大的意外事件,例如,疾病或者失业,都能够使船只沉没;而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而言,他们随时都会遇到意外事件。在过去的 30 年里,不论在经济形势景气还是不景气时期,个人破产率都在攀升,很多年份都创造了新纪录。2004 年,大约有 160 万例个人破产案例,而实际破产的个人的数量甚至更高。因为备案的所有破产案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已婚夫妻共同登记的,因此,2004 年宣布破产的个人大约为 210 万。如果减掉 18 岁以下的人口,这个数字显示,大约每 110 个成年人中就有 1 个人破产。

美国人为什么会发现自己处于这种不稳定的形势中? 美国的 GDP 是世界上最高的。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美国的失业率低,工资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世界各地的移民不惜一切代价,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国家。尽管现在很多代表美国生活方式的产品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但是美国是最受吹捧的市场,美国文化通过电视和电影中的形象输出到世界各地。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都拥有我们和世界上其他人希望得到的一切。但是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好生活却从他们的指缝中溜走了。

通常,我们似乎生活在一种焦虑、朦胧的梦境中。即使我们自己的财务世界是稳定的,但是在半清醒状态,我们意识到,对包括我们认识的人在内的很多人而言,某些地方一定出大错了。夜晚看电视时,所有的豪华汽车和钻石项链的商业广告播完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广告,可以帮助你:把所有的债务合并成“每月一次简单的分期付款”;“与债权人合作”减少你的付款额;“即使你过去申请信用卡时,曾经被拒绝过”,也会想办法帮你弄一张新信用卡。电视广告,即使在晚上,也是很昂贵的,因此那些针对受蹂躏人群的产品必须要有可观的市场。

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忌讳讨论个人财务问题。除非事情发展到真正令人绝望的程度,否则我们邻居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是不会公开的,因此我们通常假设情况还是不错的。如果我们自己的经济房屋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可能通常不会让其他人知道。尽管在2003年夏天我的财务出现了12 000美元的大窟窿是件糟糕的事情,但是事情可能比预想的还要糟糕。这些年来,我的万事达信用卡的信用额度逐渐增加到了25 000美元。而且,西尔斯百货公司未经我同意就将我的商店签账卡转换成了西尔斯万事达信用卡,这样与其他万事达信用卡一样,这张卡可以在任何接受万事达信用卡的地方使用。这张信用卡的信用额度为15 000美元。所以,我可以很轻松地再花掉28 000美元。别人可以看到你如何去度假或者购买昂贵的物品,这使你的朋友认为你过得很不错;而与此同时,关上门之后,你却躺在床上搜肠刮肚地寻找为孩子买午饭的钱。

如果你的薪水很高,这是不错的。稳定不断的薪金收入使你可以很容易地定期还款。但是任何人,只要需要,都可以获得信贷,无论其是否有收入。我的学生们大部分几年以后才会有全职工作,但是他们收到大量的信用卡申请表;他们在宿舍里还会收到同样的征求电话;校园内的公告板上贴着即撕即取的维萨卡和万事达卡的申请表。对那些有稳定收入和良好信用记录的人,这样的征求方式更是无穷无尽的。我的信箱里似乎每天平均可以收到一两封信用卡申请表,我在办公室里也可以定期收到这样的信件。我们在电视里可以听到这样的广告语,例如,“我们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万事达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切”;“出门不要忘带信用卡”。信贷,更精确一点说,应该是债务,时时都会有人给你提供。2003年夏天,我所有的信用卡加在一起的总信用额度为40 000美元,但是如果我专心去寻找信贷额度,寄出我收到的所有信用卡申请表,真不好说我能找到多少钱。那些收入比我低的人面临的形势与我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要上吊,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会非常乐意地送给你一条绳子。

1999年,美国司法部的埃德·弗林和戈登·伯曼特对根据《破产法》第7章宣布破产的人的人口统计资料进行了研究。《破产法》第7章是美国破产法典中最普通的一种破产形式。他们发现,登记破产的单身妇女的年收入中位数为16 000美元,这个数字只是稍微低于一般单身妇女的年收入中位数17 000美元。1999年单身男子的收入中位数是27 000美元,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妇女的收入。然而,根据《破产法》第7章宣布破产的单身男子的收入中位数大约为20 000美元。这个数字也高于妇女,但是在那些由于绝望而宣布破产的单身人中,性别的差距大大降

低了。这些为了免受其债权人伤害而寻求保护的男子和妇女的平均收入水平大大高于1999年的贫困水准,当年的贫困线为年收入8 667美元,但是宣布破产的单身者通常处于收入曲线的低端部分。而且,已婚者和较大家庭的数字基本相同。大部分破产案例所涉及的人并不真正贫穷,只是他们的钱比我们大多数人要少一些,年收入20 000美元的薪水平均到每月只有1 700美元。

美国人由破产法院宣判的最大的一个债务类别是银行信用卡账户中的欠款,例如,维萨信用卡、万事信用达卡和发现信用卡(Discover),但是欠债人还常常欠商店信用卡的钱、公共事业费、贷款和房租。与欠债人的财力相比,其债务总负担常常是惊人的。1999年,根据《破产法》第7章宣布破产的单身妇女平均拥有的无抵押债务是其年总收入的1.5倍;而男子的无抵押债务是其年收入的1.1倍(当然,他们挣的钱也比较多),因此男子和妇女的平均总债务大体相等。通常,男子和妇女的欠款分别为大约22 000美元和24 000美元。

这些统计数字勾画出的图画是忧郁的。2004年,美国破产法院每天都开庭,平均登记6 000多个新案例。因为很多案例都涉及已婚夫妻,所以每天平均至少有8 000个美国人宣布个人财务破产。我们将看到,自从通过了2005年破产法,这些数字有所下降,但是现在预测这种下降趋势将会持续多久尚为时过早。虽然破产的人数此刻可能会减少,但是财务困境的其他指标继续上升不减。毫无疑问,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财务失败的瘟疫,这是一场巨大的瘟疫,其中大多数人还没有得到治疗。

三 财务失败的细节

遇到财务问题的人在私下的很多方面都受到伤害,任何一个人都很难说什么样的折磨方式最糟糕。但是财务失败的两个征兆在客观上可能是最麻烦的:宣布破产和失去房屋。那么宣布破产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在谷歌或者其他搜索引擎中键入“破产见证”这个词,你将被引导到各种各样的律师事务所网站。大家都可以说理解,匿名欠债人讲述的故事,例如,“斯科特斯戴尔的威廉·M”或者“洛杉矶的南希·L”,通常都针对律师的友好态度和在困难时期破产救济。几乎没有提到把这些人送到破产法院的那些具体困难,也没有人提到破产后生活的消极方面。

宣布破产涉及放弃对自己生活的一些方面的控制权,以换取一点平静。个体欠债人可以采取两种破产形式,以寻求一些财务喘息时间:《破产法》第7章清算和《破产法》第13章重整。《破产法》第7章最受欢迎,这可能是因为《破产法》第7章使破产者可以全部免除大部分债务,开始新的生活。《破产法》第13章保护破产者不受债权人的骚扰,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破产,欠债人要承诺,将根据一个延长期限的还款计划偿还大部分债务。2005年修改的破产法对破产法第7章的适用者做了限制,欠债人的收入要低于本地区的收入中位数。否则,欠债人必须要选择《破产法》第13章规定的偿还计划。然而,因为宣布破产的大部分人都属于中低收入以下人群,所以对《破产法》的修改对大多数欠债人资格的影响微乎

其微。

破产登记过程的第一步是填写 B1 表格,这是向当地的美国破产法院提交的自愿申请表。填写了这张表以后,申请者就正式获得了“欠债人”的头衔;如果已婚夫妻共同登记,则获得了“共同欠债人”的头衔(申请人必须要报告在过去的 6 年内使用的所有别名)。申请人要概括总结其财务生活,并回答两个简单的问题:总资产和总债务。B1 表格还需要附上另外一些表格,详细描述欠债人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清单、抵押债务清单(例如,抵押贷款或汽车贷款)和非抵押贷款清单(例如,信用卡欠款)。欠债人还必须报告所有的现期收入和花费。这样做的目的是全面了解申请人财务失败的方式和程度。

这些表格将提交给当地的破产法院,并指定一个独立受托人代表法院执行这个过程。破产创造了一个“财产”,这个“财产”由申请人的资产和由法院控制的债务组成。这个过程首先引导欠债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战争停火,并指定受托人进行工作,以确定在资产栏内是否存在可以满足有资格要求偿还债务的债权人要求的东西。

破产文件被法院受理后,法院会立即通知债权人:欠债人正在申请破产,因此就不会再次出现骚扰电话了。所有的债权人都应该停止以电话或者信函的方式索债。欠债人开始感觉到某种解脱,但是要过很长时间才能知道破产诉讼的结果。诉讼被受理后,受托人将安排时间会见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当事人必须要参加这次会面,所有的债权人也都可以露面。这次会面的目的是让债权人面对欠债人,并询问欠债人的财务事务。如果一个债权人不同意这个破产申请,法院可能会拒绝欠债人的破产申请。《破产法》第 7 章可以完全免除欠债人的债务,但是根据《破产法》第 7 章,申请破产被拒绝后,可以转换为《破产法》第 13 章案件,而《破产法》第 13 章要求欠债人和债权人订立偿还计划。与债权人会见时,受托人应该询问欠债人,以确认其知道破产的含义,包括哪些责任会被免除;哪些责任不会被免除;破产对申请人信贷能力的影响。

如果债权人没有意见,也没有遇到其他困难,法院在这次会见之后将批准 2~3 个月的破产期。接着任何不豁免扣押的财产都将被受托人出售,其收入将按照《破产法》规定的先后顺序偿还给债权人。免于清算的资产因州而异,但是通常允许申请人保留其汽车和住房,但要依据其价值和资产的净值。例如,如果欠债人拥有一辆汽车,但是这辆汽车的贷款尚未还清,欠债人则可以选择“重申”这笔债务,继续偿还这笔贷款,这样就可以避免失去这辆汽车。但是,如果这辆汽车不涉及贷款,而且其价值超过了本州规定的数额,这辆车就必须被卖掉,其收入可以分配给债权人。同样,只要欠债人住房的资产净值不超过州法律规定的数额,欠债人也能够保留住房。

尽管《破产法》第 7 章允许清算申请人的资产,但是大多数申请破产的人都没有资产可以出售。《破产法》允许欠债人保留某些个人财产,但是对大多数面临这种财务失败状况的人而言,他们的个人财物的价值都在允许保留的限度之内。因此,在大多数案件中,破产达到了人们所期望的重新开始生活的目的。财务生活

达到不可控制地步的人们可以逃避他们面对的一些负担,尽管不是全部负担,而以比较简朴、比较节制的方式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重要的义务,例如,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费,是不能免除的,但是《破产法》第7章可以免掉信用卡债务和其他很多贷款负担。大多数经历了破产挑战的欠债人的财产都完好无损,可以开始重新书写自己财务历史的漫长过程。

虽然破产使欠债人获得了某种缓解,但是这种缓解是有代价的。财务失败的污点在欠债人的信用记录中要保留整整10年,要重新得到财经界的信任是非常困难的。破产之后,你通常会获得借记卡和有现金余额支持的“担保信用卡”,但是通常很难获得常规信用卡和贷款。如果你能够找到某个人,愿意借钱给你买汽车或者房子,那么这种贷款可能是专门借给高风险借款人的。这些次级贷款是拆借市场中的一个日益增长的份额,其利率和费用要比常规贷款高得多,以补偿将钱借给信用低的顾客所涉及的风险。

在美国,破产被设计为一种不光彩的公共形式。例如,人们可以从破产法院获得宣布破产者的姓名和地址。虽然雇主或者房屋出租者仅仅以破产身份为由就拒绝给予工作或者出租财产是不合法的,但是信用记录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并且可以作为决定是否雇佣或者出租的依据。此外,次级放款人常常通过信用记录确定信用有污点的人。

破产或许是衡量财务失败的最具体的一个尺度,但是由于被取消了回赎权,破产者马上就会失去住房。很多人都通过努力奋斗而获得了美国梦的标志:住房的所有权,因此这个最重要的所有物从指缝中溜掉是一件令人羞辱的事情。在通常使用的应激性生活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指数中,丧偶为100,假日季节为12,而“取消抵押物的回赎权”为30。应激性生活事件指数是在1960年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取消回赎权被认为比生活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指数为25)的压力更大,但是压力不如与配偶争论的次数(指数为35)大。今天,我们很难判断失去住房在应激性生活事件指数中应该处的位置,但是对经历了破产过程的人而言,取消回赎权可能只是很多应激源中的一个因素。

取消回赎权的典型原因是拖欠抵押贷款。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失去工作、疾病或者其他财务债务,房屋所有者不能偿还抵押贷款。如果连续几个月不偿还抵押贷款,抵押贷款的债权人就会启动取消回赎权的法律程序,最终导致收回或者出售该房屋。作为留置权人,银行或者抵押贷款公司有权出售该房屋,以收回借给房屋所有人的贷款。在一些案例中,房屋以前的所有者可以继续作为房屋新所有者的房客住在该房屋中,但是通常他们必须要找到另外的地方居住。更糟糕的是,因为在信用记录中存在被取消回赎权的记录或者其他不良的信用记录,破产者在寻找新住处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近年来,取消抵押房屋回赎权的比率急速上升。从1980年到2002年的20年间,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上升了4%,但是取消抵押房屋回赎权的数量剧增了335%。根据一项业界的研究,2006年,随着房地产热开始崩塌,取消抵押房屋回赎权比上一年增加了42%,全美国达到120万例,平均每92户就有一例取消抵押

房屋回赎权。毫无疑问,美国存在着取消抵押房屋回赎权的瘟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抵押贷款出借行业的一些变化刺激了这种瘟疫的发生。最近几十年,贷款人起劲地在市场上向那些勉强有资格拥有住房的人推销风险较高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和无本金抵押贷款。从积极方面看,这些次级低首付或无首付贷款使一些人拥有房屋的愿望成为可能,否则这些人可能没有能力购买房屋。但问题是,这些人常常发现自己在财务上捉襟见肘,因此一定要精确地计算生活才能保持住房屋。

购买一幢住房涉及很多风险。除了抵押贷款之外,房屋所有者还要支付房产税。如果不支付税款,即使抵押贷款正在偿付中,也会导致城市或者市镇当局采取法律行动,强制实施取消抵押房屋的回赎权,并出售该房屋。而且,最近几十年,很多房屋拥有者都采用第二笔抵押贷款或者房屋净值贷款的方式,获得资金用于其他用途。这种用房屋净值做抵押进行贷款可以产生另外两种风险。第一,如果不偿还贷款或者无法遵守房屋净值贷款的条款,即使按期偿还第一笔抵押贷款,也将导致取消抵押房屋回赎权的行动。第二,如果借债人吃光了房屋的净值,那么对房屋价格的下降就无法提供保护了。如果房地产市场崩塌(这是周期性的),那么房屋所有者就会陷入困境,其欠的债务超过了该房屋的价值。如果这种情况与突然的逆转同时发生,例如失去工作,那么房屋所有者在财务方面就无路可走了:既没有能力继续偿还抵押贷款,也不能用出售房屋的方式偿还抵押贷款。

破产和取消抵押房屋回赎权是财务失败的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即使对那些能够避免这些最终结果的人,在混水中处置资金和债务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金钱问题一直是引发情绪低落和婚姻冲突的最常见因素,而在工作场所,财务问题则与降低生产效率和工作场所的暴力行为增多相关。据估计,在工作场所中威胁使用暴力的人中,对自己的个人债务感到忧虑的员工的人数是普通员工的4倍。工作场所的暴力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员工不把家庭中的问题带到工作场所,很多雇主都为员工提供财务管理培训项目。21世纪初,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达到历史最高点,因此平衡个人的财务状况,例如,收入、花费、资产和债务,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的故事有一个快乐的结局。这次出售我的住房获得了比较好的结果。当我女儿上中学时,我们把房子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时抵押贷款的利率是30年最低点,而我们地区不动产的价格却激增。我们的房子在市场上挂牌的第一天就卖掉了,我和前妻平分了一笔可观的利润。不久,我们都舒服地住进了新房子,而在卖掉了房子之后的一些年里,我尽力过着没有赤字的生活。现在,我仅有的债务是我的房子的抵押贷款。

但是很多美国人却没有这么幸运。我在收入上占有优势,因为我的收入大大高于人们的平均收入,一般人也没有我这种工作保障。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不如我这么幸运,他们正过着我以前那样的生活,甚至还过着不如我以前那样的生活,他们被埋在厚厚的账单和信用卡债务之下,没有出头之日。几乎没有想要过奢侈的生活。如果被问到,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人为出。他们从来不浪费,也从来不做特别有风险的决策。他们每天平静地生活,做着与其邻

居、亲戚和同事相同的事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偶然承担了一个他们可能不得不担负一辈子的债务负担。

三 展望未来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财务管理的自助手册。我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在这么富裕的环境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美国人破产?他们的钱都弄到哪里去了?在本书结尾,我将根据我对此的新理解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在下面的各章里,将讨论 3 个重要的主题。

1. 我们对债务瘟疫和财务失败的标准的解释是错误的,或者至少需要对其进行实质性的修改。最普通的解释是:责备信用卡公司和消费者的错误判断,尽管这两个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真实性。但标准的解释忽视了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发展,尤其是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使我们掏空了腰包。第 2 章和第 3 章将讨论对财务失败的传统解释,还将讨论为什么将这些解释应用于我们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第 4 章和第 5 章将继续概括描述另一个解释。

2. 1970 年代中期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千百年来我们就有债权人和债务人,但是当今的债务文化却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现象,而这种债务文化正延伸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因此,下面的大部分内容是披露过去 30 年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一些事件是明显的,而另外一些事件是不明显的。例如,在第 6 章,我将概括那些使我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产品产生欲望的营销技巧。我不是抽象地看待这些技巧,而是集中讨论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新方法。同样,在第 7 章,我将描述那些在 1970 年代无法想象的很多新产品和服务,现在这些新产品和服务正在争夺消费者的注意力和金钱。

3. 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新发展揭示了我们目前的债务瘟疫的很多原因。在过去的 40 年里,在各种各样的场所进行研究工作的行为科学家识别出很多使我们银行账户枯竭的根源。这些科学家的实验对象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实验用的鸽子,也包括家长教师会的成员。这些新发现几乎都没有用来解决债务和财务失败问题,但是这些新发现却很适合做这项工作。我将总结这个新研究机构的重要发现,并展示这些发现是如何有助于解释我们的这些财务问题的。最后,我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即我们将如何应用这个新思维取得财务的稳定。

大卫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①去世那一天,我见到了大卫,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做推销员工作。他一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在答应与我见面之前,他往我办公室打电话,希望与我谈一谈,但是在电话里谈了几分钟之后,他同意与我见面了。我后来了解到,只有两个人知道他破产的事情。当他接到我的信时,就像“有人在其胃部踢了一脚”。还从来没有人发现他破产了,他担心在互联网上“破产”这个词会出现在他的名字旁边,使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我向他保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卫生长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Peoria)的一个中产阶层的社区中,人们认为这个社区中的孩子是应该上大学的。他进入了北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英语学士学位,接着继续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当时是1960年代末期,尽管他愿意上学,但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看不到职业希望。因此他从研究生院退学,最终开始开卡车。工资不错,没过多久他就成为其公司的工会代表。但是五六年以后,他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家庭,因此当他大学的一个朋友邀请他去罗得岛时,他就辞掉了工作,开车向东部去了。

他花了一些时间找工作,因为他卡车司机的经历使他找到了一份向机械师和机械车间销售工具和用品的工作。他一开始担任某个公司的代表,后来成为一个独立分销商。和威利·罗曼(Willy Loman)^②一样,他也去新英格兰,在车间和车库停留,接受定单和交付货物。同时,他开始与一个同年龄的女子约会,后来他们结了婚并有一子。到东部来是值得的。他有一个成功的企业、不错的房子和美满的家庭。

后来大卫的运气发生了变化。他与妻子离婚了。离婚是友好分手的,双方都继续关注他们儿子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有自己的企业,收入比大卫高很多,因此根据离婚协议,大卫获得了住房。如料想的那样,大卫经受住了离婚的打击,但是他的财务情况开始恶化。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他的工具和用品企业一直运行得不错,但是后来他的收入开始明显下降。顾客现在可以在互联网上订购很多物品,一些基本物品可以在当地的商店中以低于他所报的价格买到。尽管以前在生意好的年头里,他每年可以赚到70 000~80 000美元,但是他目前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他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年也只能赚到20 000美元,这些钱远远不够支付他的账单。

由于收入下降,大卫竭尽全力节省开支。他已经很多年没外出度假了,他也从来不去看电影。他开着一辆非常旧的汽车,也几乎不买衣服。但是他的抵押贷款每年大约有11 000美元,还需要额外交3 000美元的税。因为他是个体经营者,所以他每年必须要支付5 000美元的健康保险,如果再加上水电费、食品、汽油和

①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是《推销员之死》的作者。——译者注

② 威利·罗曼(Willy Loman)是《推销员之死》中的一个人物。——译者注

其他花费,大卫需要偿付的款项很轻易地就超过了他的收入。于是他开始使用维萨信用卡透支。

与此同时,大卫还多次未及时偿还他的住房抵押贷款,这就促使他的银行开始进行取消回赎权的诉讼。他理智地知道其后果是什么。经过计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破产。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被“冻住了”。他想不出解决办法,他被困住了,无法采取行动。当他面临着可能失去自己住房的时候,他已经累计欠了50 000 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这些债务等于他年收入的整整2.5倍。

当他的一个朋友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大卫的住房被取消回赎权的公告时,他的末日真的来临了。这个朋友是一个医生,与大卫去同一个教堂,给大卫打电话,敦促他去找破产律师,以避免被取消回赎权。虽然大卫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为了不失去住房,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议,请了一个律师,最终提出破产申请。

我见到他的时候,是破产成为定局后的第二年。虽然大卫仍然拥有住房,但是他仍然感觉很脆弱,并在挣扎着勉强度日。信用卡债务已经没有了,但是他收入的增长还不足以支付他的花费。甚至在破产之后,他还有两次未按时偿还抵押贷款,但是每次他都能够采取弥补措施,用支票付清错过的还款额。他试图卖掉房子,但是因为他又借了第二笔抵押贷款,以图在收入下降时补偿开支,所以他需要房子能够卖出自己的报价,这样才能偿还抵押贷款。尽管房屋市场的形势不错,但是他还是没有将房子卖出。好消息是,大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销售健康保险。他原来的企业仍然能够赚一些钱,如果一切顺利,这份新工作将会使他恢复元气。

破产对大卫是一把双刃剑,最难的是承认失败。在我们的面谈中,他不止一次地说:“我感觉受到一次挫折。”他真不愿意宣布破产,但是他没有其他选择。从积极的方面看,经历破产的过程使他解冻了。在他朋友来电话之前,大卫一直无法扭转潮流,而采取破产行动,尽管这代表着他正式宣布自己的财务失败,但却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即使现在,每一天也都是不确定的,未来仍然是一个有风险的地方,但是破产将帮助大卫向恢复元气的方向努力。

2 了解财务失败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compelled to go to war with their own government, and to do so in defense of their own rights.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compelled to go to war with their own government, and to do so in defense of their own rights.

他买下了美国梦,但却使自己陷入债务。

——鲍勃·迪伦,《清秀的孩子》(Bob Dylan, *Clean-cut Kid*)

1998年8月,作家文斯·帕萨罗(Vince Passaro)在时尚杂志《哈珀斯》(Harper's)上发表了一篇自传文章,这是一篇既勇敢又相当愚蠢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杂志又刊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读者们感到必须要对帕萨罗的自白做出反应。读者们认为他“往好里说,是不可信赖的;往坏里说,是令人讨厌的”;还有人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究竟帕萨罗错在哪里?他打破了财务上保持沉默的忌讳,承认自己欠的各种债务的总额已经达到了63 000美元。他和妻子一年的收入总计10万美元,他承认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可自由支配收入,但是他的结论是“这些钱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够用”。他早就超过了偿还债务的临界点,他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蒙受了羞辱:他有28 000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平均每星期会接到15个催款电话;由于未按时交税,美国国税局曾经扣过他的工资;他累积了1 100美元的违规停车罚单,以至于警察扣押了他的汽车;此外,他还从退休金账户中借用了23 000美元,向朋友借了3 000美元。

帕萨罗承认自己做过一些错误的决策,并且很久以来一直对财务世界持不切实际的态度。在大学期间他就曾花光自己的钱和几个朋友的钱,还烧过一沓钞票来展示金钱的抽象本质。但是帕萨罗似乎并没特别悔改。他似乎想证明自己虽然有缺点但是本质上是好的,他只是自己的错误判断和现代世界的特殊性的受害者,很多事情都是他无法控制的。

我在高级研讨班上让学生们看了这篇文章,学生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些学生表示同情。帕萨罗描述的生活并不非常奢侈。他很少买衣服,也从不外出度假。他虽然住在曼哈顿,但是房租开销只有900美元,家里的沙发被他戏称为一堆破烂。而他最大的花销使用在教育和培养孩子的光荣目标上。他和妻子不想让三个孩子去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因此,每年需要为每个孩子支付大约10 000~15 000美元的费用。此外,他们还支付音乐课、野营和体育活动的费用。因此,我的一些好心肠的学生认为帕萨罗是一位好家长,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其冲动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我很多学生的反应是非常苛刻的,与《哈珀斯》杂志上刊登的大量读者来信中的观点一致。虽然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中的大多数人仍然面对支付房租和账单的挑战,但是他们都不同情帕萨罗。他们认为,帕萨罗可以搬到郊区,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得到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他们指责帕萨罗不遵守财务承诺,不道德的欺骗更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有意或无意地将他的不负责任传给了他的孩子。帕萨罗声称其破产的主要原因是他为自己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我的学生对此并不认可。他们认为,不太昂贵的教育费用和一个更负责任的父亲会使帕萨罗的孩子过